

The Prominence of Children's Talented

自己打造孩子 資優的未來

The Prominence of Family Education for Children's Talented Future

劉襄儀

Hsiang-Yi LIU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研究所美術教育組博士班研究生

壹、資優的童年 = 資優的未來???

綜觀國內美術資優的論壇，許多研究都把焦點鎖定於鑑別某些個案，目前是否為資優兒；筆者不禁思忖：是不是資優，真的有那麼重要嗎？將個案的傑出作品放大來檢驗，卻忽略去思考資優的本質如何聯繫未來的生涯，而那些個人的光環又究竟與社會的發展有何關聯？同時，許多研究脫離了資優整體的特質探討，直接從文獻中有關美術領域的既定資優特質來檢核個案本身，在研究上出現反果為因的迷思，且容易止於作品風格技巧和資優條件的表相探討，無形中亦強化了「菁英主義」的天才型資優制度。本文從資優的整體概念著眼，漸步著手於藝術領域的資優探討，最後再進一步跳脫學科場域，將眼光拉到更長遠的生涯發展。再者，筆者的關注點並不在於確認個案的資優或否；而在於：探究一個有資優潛能的兒童，如何開發其才能以迎向未來，並將該才能與社會責任相連結。

美術資優研究之所以多傾向於偏才或天才型的研究，或許多少起因於目前美術資優教育的方向：學校體制的美術資優教學多半鼓勵參加競賽，其結果除了在藝術市場上創造出一些藝術明星之外，似乎對於整個社會並未能產生什麼影響。許多相關的研究也曾指出，學校對於孩童創造力的造就，雖有其不容輕忽的重要力量，卻也常常隱藏著對於孩童潛能的破壞性（Clark & Zimmerman, 2004）。而在制度環境與教學方向的多重隱憂和變數之下，父母親若能花費一些功夫在孩子的基礎培養，而非僅將期望寄託於外在體制的訓練，則家庭所能賦予孩子未來的影響將是遠超過學校所能給予的深刻。

許多人都知道，一個人的未來發展，其童年的經驗佔據著極大的因素；因為幼兒早年的可塑性很高，若能把握此關鍵期建立孩子的各項基礎特質，對其未來的生涯便能產生極深遠的影響。然而，究竟怎樣的童年經驗，才能真正幫助孩子去發展未來的良好基礎呢？在各種資優教育的資源只能提供給少數通過考試的幸運兒之現況下，針對大多數資優特質並未明顯被認定的孩童，以及希望孩子未來能資優的有心人；筆者從資優教育的諸多文獻理論中，慎擇了三項相對重要的方法，以「個案研究」作為範本，從「探掘孩子的藝術潛能」→到「楷模學習」→到以家庭為主導的「綜合才能的資優教育」，做了一個相對於其他美術資優研究的平衡式建言；亦即：您的孩子不論資不資優，都可以用資優的方法來培育他，而他將來的成就，未必會遜於早年就受到資優制度認定的孩童。

貳、資不資優？平常心看待

藝術資優是資優的其中一項，它雖有獨立的學門卻無法將其特質從整體資優切割開來；鑑於兩者息息相關的從屬，因此要談藝術資優則不免要先回到其上層的資優理論來談。大致說來，資優理論可以從兩種觀點分別來看：一種是以神經生物學作為基礎，這種觀點主張環境的良好刺激能促成神經系統的有效連結，使孩子能迅速地統整大腦的功能，變得更具直覺、更有創意及遠見，同時能透過較複雜的思考模式表現出更有深度的能力，因此構成了資優兒童高度的學習能力和創造力。另一種觀點則

Family Education for Future

是以心理學作為基礎，近年來學術界大多主張智力不是單一的能力，而是廣泛包含著不同領域的多元能力（王文伶，2002）。

可以這麼說，資優這個名詞，其實是由人的各種高等行為所歸納建構出來的一個抽象概念；而應用在教育領域，資優則轉換成一種檢驗孩童的特質並通過某種標準而形成的「標籤」。很多時候，由於社會上一般人對於資優存在著刻板的印象，使得通過資優鑑定並擁有標籤的人，一則雖喜一則卻憂；因為普遍的迷思常使得資優兒隱約蒙上一層負擔，甚而難以在自然的狀態下對其未來的志向進行抉擇。

究竟怎樣才是資優兒？資優的標籤到底好還是不好？有沒有標籤又有什麼差別呢？簡單來說，資優兒並不是單指智商比較高的兒童。學者Renzulli（2004）曾經針對過去的諾貝爾獎得主們進行研究，據此提出了資優的三項必備條件：中等以上的智力、創造力和工作熱忱（即毅力）；此三項條件結合起來成為一個資優兒的基本內涵，再依個人的特殊長才賦予各別不同的領域特色。而國內的特殊教育法則規定，資賦優異係包括以下的六個領域：一般智能、學術性向、藝術才能、創造能力、領導能力、和其他特殊能力。大部分的資優兒不太可能在全部六項領域上都呈現資優能力，但也很少資優兒僅僅擁有其中單一領域的特出能力（毛連塹，2001）。換言之，資優兒大多不會是全才，不必然要在所有方面都有天才型的表現；然而，他們除了在六項領域中任一領域的資優能力之外，通常也都應該要包含前述的三項特質，亦即良好的智力、創造力和毅力。

基於以上所述的資優條件，有關資優兒的鑑定實務，已從過去以來聚焦於各領域中所展現的特殊能力作為基礎的單方面鑑別，逐漸轉向於更加多元的鑑定實務（Clark & Zimmerman, 2004）。故暫且不論領域上的特殊資優，一般而言，資優孩子的特質多半能從某些日常生活中被大量地發現。例如，這些孩子們經常呈現出超越同齡孩子的語言能力和概念表達能力；他們樂於

使用較為進階的語彙、熱衷於說俏皮話和玩弄文字遊戲、能察覺別人話語中的細微差別或瑕疵、也喜歡模仿成人般的談話方式（Strip & Hirsch, 2004）；除此之外，他們不僅愛幻想，其思考也多半不依循著固定的模式，喜歡從各種非傳統的角度來看事物，往往從直覺就得到了答案，對於事物不尋常的部分反而較能激發其探索。再者，除了從日常生活中發現之外，由於資優包含了創造力等特質，經常也能透過視覺藝術和表演的形式來證明，而其結果並非僅以資優、不資優的兩極化來表述，資優通常可以程度和等級上來區別。

許多人在發現了兒童具有某種資優稟賦之時，往往會開始大量地投注於該稟賦的栽培，忽略其他方面的學習，進而塑造兒童成為一位偏才型的人；學者毛連塹（2001）因此提出警語：假如該兒童在未來因某種原因不願再繼續發展該才能，需要其他的能力以另謀發展時，上述作為將反而加重屆時的痛苦和艱難。因此，筆者認為，由於人在成長過程中改變興趣或轉換生涯的機會不在少數，且資優的特質也會因環境的變遷而增減或轉移；即便以一種目前較明顯的能力作為栽培孩童的主要目標，最好也應合併其他能力來綜合發展，如此方能為未來可能的生涯發展提供完整的利基。

儘管資優的範圍有著明文規定的操作型定義，但人的資質在很多時候卻是複雜且超出文字所能描述的；與其拘泥於特定領域的表面特質進行某種才能的工具性訓練，筆者更認為，應該要回歸到資優基本面的三項素養：即良好智力、創造力、和毅力，為孩童進行長期的培育，尤其是後兩者才是環境與教育所能給予影響的重要基礎。我們的社會常不自覺地給予資優的孩童沉重的期待，致使他們學會以短期的亮麗成績來贏得讚賞；然而若換成是任何一個成人，也會偶爾想拋掉這樣的心理包袱，享受當個普通人的真實感吧？小孩子的承受力又何嘗比較高，長期以往，過多的期許不但不會強化孩子的傑出能力，反而可能因過多的壓力而提早斷送了他（她）的才



華。您的孩子是資優兒嗎？筆者想說的是：不論他（她）現在看起來資不資優，唯有能夠充分享受自然成長的童年，孩子才有長遠而資優的未來。

參、一位看似資優、又似平凡的個案

寶兒，出生於桃園，今年七歲，與筆者的關係為母女。筆者基於長期觀察與深刻了解的緣故，決定以自己的孩子作為個案研究的範本。

寶兒從一出生就帶著一張早熟的模样來到這個世界。對於世間人事的敏感心思，從她後來的一舉一動點點滴滴逐漸透露出痕跡。儘管如此，她依然像大部分的小孩一樣，貪玩、調皮、好動、一刻也不得閒…

「要她坐下來寫個字啊… 簡直就像她的屁股上突然爬來了一萬隻螞蟻…」爸爸說。寶兒非常愛玩，不管身處何時、何地、何種狀況，她總是設法尋覓可以玩的東西或是把正在做的事情變成一樁遊戲。只要大人稍沒留意，就發現她又把眼前本來進行的正經事荒廢，沉浸在一個自創的荒唐幻想中。然而，與其完成一件明知會受稱讚的事，她似乎更在乎的是實現自己所想的。寶兒有滿腦子不現實的鬼主意，卻經常只想體驗玩味的過程，全然不留心細節和結果。和同伴遊戲時，也常為了一個餽主意而冒險犯難，不拘小節的她身上總是不乏傷痕，卻從不以為意。她雖然也像

很多小女孩一樣喜歡穿著裙子搖搖擺擺，但是真的一點也沒有那種所謂「小公主」的安分模樣。

「寶兒伊有夠精ㄟ，親像一個小大人同款，蝦蜜嚟馬懂…」（台語）奶奶說。寶兒跟比她年長的人相處時總是特別自在，對於權威感這種令人生畏的東西她似乎「少了一根筋」，自然而然地就和大人們平起平坐，因此反而引起許多長輩們的疼愛。寶兒的小大人模樣並非經由外在的模仿得來，她以早熟的心思不自覺地融入並領略成人的世界，當父母親逕自聊著大人們間的事，她順勢就滲透進來共同的討論。

「自從她看了音樂劇《歌劇魅影》以後，就完全陶醉於舞台上的一切，不只熱切地追問故事的始末，還試著模仿劇中女伶的唱腔，多麼的自得其樂…」媽媽說。寶兒所熱衷著迷的音樂劇，似乎是一般孩童不太會感興趣的世界。相較於彈琴和寫字讓她怎麼也安分不下，那種要求小肌肉技巧的精確性所帶來的挫折感，正好與寶兒對於舞蹈和音樂的熱忱成了對比；在伴隨著歌劇音樂，全身的肢體啟蒙方面她似乎表現出相對較強的毅力，即使是四肢酸痛仍然堅持要跳舞。對於表演藝術的偏愛，從寶兒的許多照片中也可略見端倪：面對鏡頭的她，舉手投足都有一種自信的架勢。

「她在語文方面的程度很高，對於概念的表達有優異的天賦，可以好好栽培喔…」黃老師說。寶兒很早就開始喜歡自己閱讀了，大約四歲時她已能用豐富的詞彙和完整的句子結構來表

The Prominence of Family Education for Children's Talent Future

達。幼稚園大班正式開始學英文，畢業時被學校選為演講代表，並得到莎士比亞（英文會話）獎。有一次母親隨性問寶兒某個她從書中自學的歷史人物，發現她竟能把一個有複雜背景的传统故事，既不含糊也不多費思考的，完整而流暢地口述出來。

「我只不過想替自己爭取一些自由！」六歲時，有一天寶兒因不願意完成老師規定的作業而遭到父母責罵，她卻義憤填膺地這麼說。顯然，寶兒對於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主見，對於那些她感覺到非出於己願的事，她就費盡口舌來說服大人不要勉強她去做；其實她並不明確理解：小腦袋瓜裡的思想，需要更多生命經驗的累積，才足以獨力發揮能力並擁有自己的天空。

張老師這麼形容寶兒：「這孩子真的很『熟』，她跟班上那一堆小不點看起來就是很不一樣，在許多想法、思考、和見解上，她都顯得超齡很多…」在父母親開放式的教育中，他們最希望寶兒擁有的是解決問題的能力與視野。父親是機長，常把一些海外的見聞帶回來當故事說，使寶兒對於遙遠陌生的國度充滿著各種想像。而趁著父親工作性質之便，父母親有機會也會帶著寶兒旅行到一些國家，實際認識各種不同的人文環境，這一點多少也在寶兒幼年的心智裡開了一扇世界的窗。至於母親則每天都與寶兒做親密的談心，在她生活中扮演亦師亦友的角色，伺機給她環境上的學習刺激。無論在誰的眼中，寶兒是個非常幸福的孩子。



肆、自給自足養成孩子資優的未來

天生的資優稟賦並不是隨處可遇見的；而且嚴格說來，真正的天賦資優兒除了擁有令人驚奇且愉快的優質之外，也經常伴隨著強烈的情緒和極為纖細的敏感（Strip & Hirsch, 2004）；在孩童尚未成熟的思緒之內包藏著成人般的心智，使得資優兒與其父母親的生活偶爾變得高潮迭起又跌宕起伏。本文的個案是資優兒嗎？筆者認為，現今的社會環境已大異於從前，許多父母親投注遠多於過去的資源在孩子的身上，使得幼兒的資質聰敏和提早世故已變得愈來愈普遍，寶兒想必也不是個特例；關於孩子是否天生的資優，我們寧願淡然處之，因為透過後天環境的自然養成，反而能使其在安頓踏實的快樂成長中，一點一滴形塑他們的資優未來。

提供孩子具有創造性和挑戰的學習環境是必

要的；因此在正式的教育體制中，美術資優班往往成為家長們的第一志願。然而，目前的資優鑑定似乎無形中造就了一種必須通過補習方能擠入門檻的教育慣性，對於沒有能力補習或是一時失手的小考生，很容易地就被隔絕在良好藝術教育的大門之外。其實，鑑定測驗雖有其必要，但它不應被放大為主宰孩子學習的最大因素，甚至藉此來判定他們的能力和未來！倘若僅仰賴於資優鑑定，且寄託於外在的訓練，那無異於僅看到孩子才能的冰山一角，卻忽略了絕大部分尚未浮現的潛能：那是需要長期觀察與用心開發才能看見，而孩子身旁擁有最多時間長期相處的人，又會是誰呢？

前文曾述，藝術才能是資賦優異六項領域中的其一。許多研究證實，擁有高等藝術才能的人通常伴隨著高度的智能，而有高度智能的人則未必擁有非凡的藝術才能（Clark & Zimmerman, 2004）；換言之，高度智能被主張是要表現高階美術才華所必須的要件。依據前文的介紹初步評判：假設寶兒擁有早熟而略微超前的智能，不知她是否也同時擁有部分藝術領域的才能？本研究的目的不欲認定寶兒是否為美術資優兒，而是藉此建議有心人：首先探掘孩子的創造力、其次嘗試楷模學習、最後以家庭為主導的綜合才能教育等三項方法；從孩童的創造力（經由藝術培養）、毅力（經由偶像看齊）和智能（經由家庭啟發）三項素養來加以培養，自給自足協助他們發揮未來資優的潛能。

一、我的孩子有藝術潛能嗎？

前面大致介紹了寶兒本身在語文和表演藝術等方面所突顯的性向；至於在視覺藝術方面，寶兒閒來無事時則喜愛隨性畫畫、捏陶或信手弄些美勞創作。本研究選擇以著名的「克拉克繪畫能力測驗」（Clark's Drawing Abilities Test，簡稱CDAT）來探掘個案本身的創造能力。CDAT至今被公認為一項可靠的鑑定標準，並且也實際運用在各級學校的藝術資優生。Gilbert Clark 和 Enid Zimmerman 兩位學者曾針對美國三個州的三年級學童進行此測驗，從中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所有在該測驗中得到高評比的學生，他們在語文、數學和閱讀測驗上也都得到了高分；這

點顯示出繪畫的表達確實和學習成就有著正向的關聯，而這項測驗所探究的也並非僅止於繪圖能力，同時更包含了一般問題的解決能力。筆者針對寶兒進行此測驗時，是使其在隨性的狀態下自然地發生，所用的繪圖工具是資源回收的報表紙和寶兒手邊的色鉛筆，時間並沒有限制。

（一）請畫一個有趣的房屋，好像你從對街上看到它。

從圖1來看：寶兒的畫面上有一棟彩色的大房子，街上出現了斑馬線和紅綠燈，一輛計程車停在紅綠燈前，一個女孩則正在對其招手。除了房子本身是題目所規定的之外，其餘的是寶兒自己想像的街上景致。畫面中形象粗率，線條也不太精確，物體皆呈平面化，可見寶兒並未有立體透視的繪圖概念，寶兒主要把畫面作為想法的表達。仔細再看，天空上飛著鳥兒和蝴蝶，計程車上還有一根天線…

筆者：「為什麼要畫天線呢？誰會去注意它啊？」

寶兒：「ㄟ？這樣才收得到外面的訊號啊！」

（二）請畫一個跑得很快的人。

從圖2來看：人物形象在比例上不太精確，畫面也沒有任何退後的空間結構。寶兒剛開始想不通這個題目：「跑得很快的人要怎麼留在紙上呢？」筆者以反問作為刺激：「有什麼事會需要跑得很快呢？」寶兒靈機一動，畫面上出現了一個急忙跑向廁所的女孩，紅色的頭髮飛向天空。在寶兒的年幼經驗裡，只有急著要上廁所，才會跑得飛快！天空上又飛來了一隻鳥兒跟著「助陣」，擬人化的月亮也參與了這個有點可笑的情節，還附和了一句：「酷」。

（三）請畫你和你的朋友在遊樂場玩。

從圖3來看：寶兒的畫面乍看雜亂，遊樂場裡有各種設施，全是粗率的塗鴉。寶兒自己說明：「左邊坐盪鞦韆的女生是我，右邊那個戴藍手套的是我的朋友。」寶兒所畫的女孩通常頭髮都不是黑色的，而這位她的「朋友」看上去比寶兒本身成熟許多，無形中反應了寶兒較樂於與稍年長者作玩伴。遊樂場的公園裡還來了兩隻孔雀和一隻烏龜，大家和平共處於人的世界。

（四）請從你的想像中畫一張幻想畫。

從圖4來看：畫面上是簡單的橘色天空、幾片

Family Education for Future

雲朵和一個有點像人、又不太像人的怪模樣。寶兒為此命名：「夕陽出來的時候，超人準備回家」。從寶兒的幾張畫作都可以發現，寶兒偏愛那些可以悠遊在天上的東西或是動物（例如助陣的鳥、蝴蝶、微笑的太陽、說話的月亮、俏皮的超人、飄上天的頭髮、甚或有翅膀的孔雀）；她曾說過很羨慕鳥兒，因為她也希望能到處「飛」；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她對於父親常常往返於世界各地的憧憬。同時，寶兒也渴望當累了的時候，那種可以回家的感覺（超人很可能是潛意識中的自己，玩累了要回家）…

視覺藝術的才能通常會從多方面顯露出來；除了透過個案的父母、親人、老師等人長期觀察其行為、性情和傾向之外，個案的作品也提供了一種評判和了解孩童的普遍方法。作品中所能呈現的除了使用的媒材、創作技法和個人特質之外，更重要的是檢驗個案本身的概念表達能力、解決問題的思維、價值觀和表現的潛能等。整體而言，從本研究個案的繪畫技巧看來並沒有那種「很厲害」的樣子，換句話說，並不是如許多美術資優兒的作品那般令人一看就忍不住稱讚。然而就作品畫面的表現力量而言，其形象語言呈現出鮮明的敘事性，藉由一個簡短標題能把抽象的想法轉換成具象化的顯露，對於問題也頗具創造性的解答。

儘管作品的檢驗是個有效的參考，我們仍不能單單就此依據來判定個案是否具備視覺藝術的資優特質。有研究證實，任何一種技巧的發展都能分別地進行，它們很難在同一時間出現同一水平層次的能力（Clark & Zimmerman, 2004）。即使是一個可靠的鑑定測驗，至多也僅能提供審視某些面向在某個時間點的成熟度，不能據此來概括描述一個人的藝術天賦。但無論如何，筆者認為：任何一種資質的孩童，都可以通過資優的概念與方法，刺激其發揮尚未顯現的潛能，並享有完整的藝術教育。

二、看看偶像、想想孩子的未來

「看那小蝌蚪努力的游

在更寬廣的世界自信的悠遊

聽那雨後的青蛙唱得多麼快樂

每個人在每一階段都有一段尾巴必須消失
才能成長…」

這是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先生，為其「生活律動」舞蹈教室所題的一段歡迎詞。站在大大的牆面前一邊兒慢慢地唸出來、一邊兒還歪著頭的寶兒傻傻地問著媽媽說：「人的尾巴…為什麼…要…消失呢？」趁著向她解釋這段話語中的哲理，媽媽順勢把這位藝術界大師的故事也說進了寶兒小小的心靈…

「楷模學習」（Study of people）是C. June Maker（1982, p. 4）為資優學習理論所提出的一項重要模式。其概念是以資優特質和某孩童相近之有成就的名人，藉由讓孩童認識或閱讀其生平傳記等方法，使他（她）自然地形成認同感；透過了解該名人的性情、興



圖1



圖2



圖3



圖4

The Prominence of Children's Talented

趣、生涯動機、曾遭遇的困難、奮鬥的歷程及成功的經驗等，理解未來的人生可能將面臨的機會和瓶頸；同時經由探討該名人對於社會的貢獻，使孩童見賢思齊，進而領悟實踐責任與獲得機會的相互關聯，以此激發他（她）發揮自己的才能為社會服務的初衷；如此對於孩童的成長和潛能開發將有極大的助益。

小時候的林懷民曾經是個毛躁而不安的好動兒，為了要令他乖乖地坐在書桌前寫功課，他的母親不只是傷透了神，更不敢料想有朝一日她的兒子會成為揚名海內外的舞蹈家。林懷民擁有早熟的心思，自幼即常常側耳傾聽大人們的竊竊私語；同時他酷愛幻想，自從五歲時看了《紅菱豔》¹ 感受到啟發之後，就常常手舞足蹈，用床單和棉被來進行遊戲式的編舞。他擁有相當優越的語文能力，中學時即因寫小說而在文壇大放異彩；家庭環境給予他良好的人文訓練，其父更以古往今來的大人物為他立下人生的標竿，使他在早年即具備對於世間較為全面的觀照。

「出國前，他是小說家；回國時，他成了舞蹈家」（楊孟瑜，2003，p. 158）

儘管被國際間盛讚為「偉大的編舞家」，林懷民卻並非是位自幼即習舞的「科班生」；雖然他從小就綻露了對於舞蹈的熱愛，卻一直到他在美國讀研究所時，才終於真正學起了現代舞。大學之前，他僅是以語文的想像在腦中裝載著各式各樣舞蹈的閱讀，讓自己的思緒帶領著筆墨飛舞。新聞系畢業後，林懷民短暫的記者生涯，更突顯了自幼語文方面的才華；事實上是作為後來轉向於舞蹈藝術生涯，一個長期的奠基與跳板。這種生涯的大轉彎，當然不是一開始就密謀策劃好的。然而人生的轉捩之間，和他所承受之視野開拓有著絕對深刻的關聯；他曾自我描述：毅然決然躍入舞蹈的世界，和他出國之後所接收到的心靈撞擊脫離不了關係。當他終於走出思維受限的本土，面對多元遼闊的異域打開了他的世界，他就更加了然：究竟要做別人眼中的自己？還是成為自己的自己？

現在看起來，林懷民從文學轉身舞蹈，只不過是從藝術的一種形式語言，轉換成另一種形式符號來表達罷了。而視野的開闊，讓長久以來奠基深厚的語文創作素養，在轉移到另一個舞台去表現時，不單沒有太晚起步的生澀難堪，反而覆之以既有的涵養而使其更加燦放光芒。文字生涯…不就是他所消失的那「一段尾巴」嗎！寫作和

跳舞，儘管從技巧看來是截然不同方向的兩條路，然而內在裡，卻是同一種素養的延續和開展。當他身處世界的彼端，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家鄉真正欠缺的是什麼，也因此能從容地抉擇：與其讓台灣多一個可有可無的作家，不如回去「把台灣舞起來」（楊孟瑜，2003，p. 220）！

閱讀林懷民的生平我們發現：他的成長過程並未有幸接受過正式的舞蹈班訓練，更不曾在早年即被認定為舞蹈方面的資優兒；但，這是否影響或不利於他後來的潛能發展呢？顯然，答案是否定的。影響最深刻的恐怕是他的家庭，所給予他開闊視野的機會和編織夢想的空間：有那樣的視野開拓，才可能創造出夢想般生命格局。相較於許多在早年有幸吸收資優訓練的藝術科班生而言，有時卻因重重的比賽而逐漸稀薄、甚而喪失了藝術的興趣，意外地埋沒了才華。筆者因此認為：培養一個孩童資優的未來，必須著眼於長遠的發展，而非短近的成就；素養與視野的奠基遠比技巧的建立來得更有意義；由於孩童的資優潛能會在成長過程中慢慢浮現或轉移，太早決定單一才能的專注投入，反而設限了孩子未來的生涯。只有當他（她）的藝術興趣在成長中能持續不墜，開發自我潛能的動機是自發而強烈的，屆時這種「自發的強烈動機」，才將是直接導向他（她）未來成就的重要關鍵。

三、不要偏才！要綜合的才能！

（一）莫讓孩子淪為社會期待的傀儡

迄今為止的資優制度多半是以鑑定考試來主導其後來的教育方向，然而，這種單一的思考模式早已受到來自各方聲音的挑戰。Gilbert Clark 和 Enid Zimmerman（2004）認為各種鑑定工具都有其限制，大多無法全觀一個人的資優特質；儘管針對資優生認定的測驗準則，已累積長年而廣泛的研究，但至今仍然存在著諸多限制。因此若欲把視覺藝術的天分歸納成一組結論，套用在學童身上以量度其是否合身，學者主張這樣的鑑定根本是不合理的。Renzulli（2004）提出，在創造力測驗中得到的分數，未必與人們日常生活的創造能力有正向的關聯；倘若如此，該鑑定的真正價值令人質疑。一些個案研究也發現，正規的美術教育雖有其重要性，但亦存在著損害藝術潛能的可能性。

我們絕對肯定美術資優教育有其顯著的價值，然基於種種限制，仍認為必須透過其他可行

Family Education for Future Intelligence

的方式來使其完整。與其一味地追求確切的鑑定，我們更應該去學習各種教育的理論原則，以期真正對於學童的資優未來有幫助。目前的美術教育偏向於兩極化分類的編班方式，使得學童們要不身在資優班，貼上社會期待的標籤；要不身在普通班，因才能不受重視，而放棄了藝術的學習；而不論何者皆對於孩子的成長有所不利。一份針對國內「藝能編班」的實踐所做的博士論文中歸結：美術班與普通班的受教機會極為不均等，教師們對學生的先入之見操縱著不同的教學方式與期待，由於對於學生的未來身分進行無形的階級分類，也間接區隔了孩子們擁有截然不同的發展（許殷宏，2004）。

漢寶德先生（2006）說，我國的藝術教育總是不能向下扎根，實在是因為教育過程偏重於天才的養成，這樣的明星制度使大多數的孩童乾脆漠視藝術，如此更強化了藝術只是一種與生活不相干的「花俏技倆」之錯誤認知；藝術變成了少數人的天地，間接造成整個社會普遍欠缺美感的素養，這可說都是藝術教育的偏才策略所導致的結果。而這樣的偏才型教育看在學童父母的眼中，無形中也加重了想將孩子設法放進資優班以得其資源，為此而努力地訓練並栽培其才能；使得許多人不自覺陶醉於孩子短期成就的光環，將參賽得獎作為人生的滿足，無形中忽略了其他基礎素養和長期視野的養成。筆者的觀點是，藝術教育的資源不該僅是少數資優學生的專利，唯有讓教學理念更加普及並擴大服務於所有的學生，我們的社會方能成為有美感的社會。

（二）童年的基礎素養：泛藝術之綜合才能

其實愈來愈多的教育工作者理解到，決定一個孩子是否資優應該從多方面的觀點來檢視其才能；比如孩童的背景、行為、興趣、成就動機和價值等，在在都須透過了解其日常實際生活的情形，方能做相對有效的鑑定。而除了鑑定工具之外，其他可用來鑑別資優的因素尚有：1. 家長、教師、諮商師等人的提名；2. 教師關於此孩童的各項報告；3. 孩童的動機和喜歡的學習風格；4. 家長對於孩童的興趣與支持；5. 孩童對於各種活動的態度和自評。這些鑑定資訊的獲得，除了第二項以外，其餘也都可以由父母親的觀察來發現，並非全由專家或學校所能決定。有學者甚至認為，在教室之外觀察學生，所蒐集到的資訊反而比正式的測驗來的更加有效（Strip & Hirsch, 2004, p. 43）。

或許有的父母會存疑：自己又不是專家，又怎麼判斷孩子的天分在哪裡呢？但是想想，專家的鑑定測驗難道就能分析出他所考不到的地方嗎？我們相信只要父母用心，都不難從孩子的生活中挖掘出其潛能的蛛絲馬跡。筆者以個案母親的立場撰寫此文，就是為了說明父母親在開發孩童天分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儘管身為家長難免可能主觀地偏袒孩子，然而只要懷著謙虛自省的態度，儘量維持客觀中立的觀點，身為父母反而更能透過長時間的觀察，接近孩童更真實的本質，在生活中自然地萃取出他們的獨特性，抓住它、珍視它，並伺機培養使其成為具體的能力。儘管確認資不資優也是一項重要的參考，然而若能跳脫資不資優的框架和迷思，以持平的心態來看待孩子的教養，方能使其在自然的環境下得到全人的資優發展。

孩童的才能鑑定除了需要多元的評量觀點之外，其開發和啟蒙自然也需要多元而綜合性的教育。學者毛連塏（2001）即主張：有資優潛能的孩童，除了必須發展其特殊才能的領域，其他方面的興趣或能力也應該有同步的學習，使其擁有較為完整的生活體驗，接受全人式的綜合教育。當年齡逐漸成熟，再漸次由綜合性的才能逐漸分化為特殊專才；換言之，即使孩童很早就展現出部分的特殊能力，其他領域的才能亦可能在成長過程中慢慢顯現，因此在孩提時期必須以綜合才能的素養為將來奠定整體的基礎，否則在未來發展時若欲補救遭偏廢的其他能力，往往已再難挽回。

事實上，藝術才能的發展本就應該是一種綜合性的學習。漢寶德（2006, p. 156）為國內的藝術教育提倡「泛藝術的教育觀」，認為一切的教育皆可以「創造力」的發揮作為重心所在，由於創造力需針對實際的問題思考創造性的解決，適巧能將培養想像力的藝術才能，與其他知性學習（例如科學）綜合起來發展，如此更能把藝術的思維活動，連結到真實生活中的問題解決，更進一步促成可能對於社會的貢獻。當我們將藝術與其他的能力整合，作為激發創造力的綜合才能之發展，藝術便不再被認為與生活毫不相關；比如它可以結合語文能力的同步學習，以文字作命題來刺激創造性的思考，幫助孩童以視覺圖像來表達文學的概念，發展出不同符號系統之間流暢而彈性的思考。相較於單一且專注地發展藝術才能，孩童很可能只諳其表相的技法，卻沒有串連

The Prominence of Family Education for Children's Talented Future

到生活中實際的美感實踐；藝術才能與不同領域共同發展綜合才能之時，兩者的交互作用方能啟動人內在的潛能，成為孩童未來的成就動機。

（三）給予視野和天空，孩子可以飛得更遠

還記得前文曾提過的消失尾巴的蝌蚪嗎？假如有一天，水池中游得最快的那隻蝌蚪，因為很珍惜這個大家都羨慕的技能，忽略了小池塘外的大片天空；然而不管牠怎麼忽略，牠仍舊會隨著生命的演化而逐漸消失尾巴，變成青蛙。很多時候當人們陶醉於優異才華的展現，竟也忘了思索：究竟要當池子裡泳技最神的蝌蚪，還是蛻變成一隻能悠遊四方天地的青蛙？忽略了池塘外的視野，沒有消失尾巴的人，未來會變成什麼樣呢？

其實，天生就極端偏才的人並不很多，而在早年即被發掘的特殊才華有時也必非是最好的特質；當父母親全心投資孩子培養某項藝術才能之時，其他的能力將因受長期漠視而枯萎，這是非常可惜的事。倘若資優的才能可以和其他特質併同發展，不單各種能力都能因此發展地更好，且該特殊才能的發展亦將更為有生命力，成為未來生涯更穩固的基礎（毛連塹，2001）。

因此，不論孩童是否在早年就有特別的資優表現，在培養孩子未來成就的同時，我們不需太早依自己的理想將孩子塑型，也莫以短期某方面的特出表現來過度預測未來的成就；太早的專一執著有可能反使孩子未來走不出自己的天空。人的未來生涯是難以完全依先前預定的，只要以多元的綜合才能作為孩子的基礎素養，並培養他（她）長遠的視野，他將能為自己的未來做出更適性的選擇，在心智成熟度已足夠時，以自發性的動機專注投入於該領域的發展，方能將才能發揮到極致。

伍、資優種籽需要緩慢地施肥

孩子是國家未來的棟樑，當我們滿懷期望著他們擁有美好的未來，我們更不需要急切於在此刻，就看到任何才能的開花結果。若能耐心培養孩子生涯發展所需要的一般能力、創造性思考、與社會相連結的獨特才華、均衡的情緒和健全的身心等，他們的資優未來將是指日可待的。

蔡典謨教授曾經訪問許多傑出的華裔學生個案，發現到這些家庭雖有個別不同的教育方式，

但不變的卻是父母親的用心、家庭的溫暖和諧以及良好的親子互動（1997，p. 2）。其中一位個案是曾在藝術成就方面獲得美國總統獎的陳丹蘋，她的母親在受訪時給我們的建議是：「不要寵壞孩子的天分，有些人發現孩子有天分，就趕快施肥，結果太肥了，就死了。」（蔡典謨，1997，p. 249）

筆者一再想說的是，父母親們應該明白：自己在孩子的基礎教育及未來發展上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儘管培育孩子才華與潛能是天下的父母心，我們更應使他們領悟：創造成就是為了達成心靈的滿足，而不是為了得到外在的讚美。寶兒究竟是不是個資優兒？筆者當然沒有答案；因為答案將在未來點點滴滴中才會慢慢浮現，需要耐心去觀察、撿拾和發現，進而引導她去實現。筆者所欲提供的只是一些觀點，建議有心人不必急切於從孩子的童年裡翻找答案，因為很早就出現的答案未必是最好的答案，它應該留給孩子們自己去尋寶，讓他們在各種人生迷宮的線索中確立自己最想走的路；屆時那個答案才會是他（她）自己所珍視、知其所以然而用心投入的、也較有可能成為未來成功結果的「資優種籽」。

■ 注釋

- 1 《紅菱豔》是1940年代的一部電影，述說一位芭蕾舞伶抉擇於藝術與愛情之間的故事。

■ 參考文獻

- 毛連塹（2001）：如何實施資優教育。台北市：心理出版社。
- 王文伶（2002）：學前資優兒童的特質與教育。台北市：心理出版社。
- 許殷宏（2004）：藝能編班下的教學實踐：國中美術班與普通班的比較。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
- 楊孟瑜（1998）：飄舞：林懷民與雲門傳奇。台北市：天下遠見。
- 楊孟瑜（2003）：少年懷民。台北市：天下遠見。
- 漢寶德（2006）：漢寶德談藝術教育。台北市：典藏藝術家庭。
- 蔡典謨（1997）：協助孩子出類拔萃。台北市：心理出版社。
- Clark, G., & Zimmerman, E. (2004). *Teaching talented art student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 Maker, C. J. (1982). *Teaching models in education of the gifted*. USA: PRO-ED, Inc.
- Renzulli, J. S. (Ed.). (2004). *Identification of students for gifted and talented program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Ltd.
- Strip, C. A., & Hirsch, G. (2000). *Helping gifted children soar: a practical guide for parents and teachers*. USA: Gifted Psychology Press, Inc.